

■庄月江

自理身后事,亦乃人生乐

当了半辈子记者和编辑,养成了一个自以为好的习惯,即尊重我采访过的人物、尊重我编辑过稿件的作者。我与其中不少人书信往来,成了朋友。我还有一个习惯,即保存信函,即使是通讯员寄稿时写给我的信,我也保存着,决不乱扔。我家里六七只纸板箱,装满了从贴八分邮票到贴一元二角邮票的、信封形形色色的信函。一些名家或同我特别要好的同学、朋友的信,另外置放。这样,有用时找起来方便。

2019年秋天,我有了一种想法,决定将我大半生的藏书,以及一些名人字画,分别捐给我的故乡海宁斜桥镇和我的出生地桐乡高桥镇骑力村。这一想法,得到了老伴、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的赞同。书一共63箱,内有《鲁迅全集》《二十五史》《李渔全集》《明清小说大观》(影印本)等中外图书,以及二百多册作家、朋友赠我的签名本,当然还有自己的著作。书画共56幅,分赠我的故乡海宁斜桥与我的出生地桐乡骑塘桥。

不久,我又冒出一个想法:何不将一些名人的信函送给他们故乡的档案馆或他们的母校呢!

我也知道“名人”的信函经济价值不菲。大约五六年前,我偶尔看到“孔夫子

旧书网”上有一封“庄月江致汪飞白”信的照片,售价180元。汪飞白是云南大学教授、诗人汪静之的公子。那封信的内容我记不清了,只记得文字不多。当时我就同几位要好的朋友开玩笑:“你们看,庄月江也成‘名人’了!”

2020年6月2日上午,我捐给衢州一中校史馆的书信中有阿章85封、叶廷芳8封、郑国铨11封、巫国瑞3封、蔡继渭2封、徐国淦4封,以及著名书法家徐润芝致阿章33封,还有徐润芝送给阿章的一幅书法作品。此外,还有郑国铨赠书《山文化》《水文化》签名本、叶廷芳赠书《现代艺术的探索者》签名本、毛松友先生的签名本《摄影技艺》、毛松友夫人熊东仙赠书《毛松友摄影作品集》签名本,以及阿章嘱我主编的《毛效文先生纪念集》(徐润芝题书名、郑国铨作序)和徐国淦教授20多年前送给我的四尺整张立轴《三友图》。还有著名版画家杨可扬先生的签名本《可扬艺事随笔》和《百年可扬》,后者书中收有拙作。上世纪20年代末,杨可扬先生曾在衢州一中(原衢州八中)读过两年初中。

我之所以要将上述书信与有关书籍捐给衢州一中,因为我当过记者,采访过的“凡人·名人”中,有不少毕业于衢州八中(即衢州一中)的衢州人。例如抗战中

牺牲的吕公良中将,毕业于衢州八中师范部。原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,1926年参加北伐军时,还是衢州八中的学生。阿章更不用说了,自从1981年他拿着《经济生活报》编辑周荣新的“私人介绍信”到《衢化报》找我之后,40年间书信不断,我了解他对母校衢州一中一往情深。

为了使一中的师生了解我这些“信中人”,又临时决定,将已成孤本的拙作《闪光的路》,一并送给衢州一中校史馆。因为书内收的《革命军中的“小老弟”徐以新》《吕公良中将血洒许昌城下》《森森古柏系国魂——访黄陵古柏病虫害灭机发明者郑光华》《稻飞虱的克星——访昆虫学家巫国瑞》《阿章和〈三少校〉》《萧伯纳与鲁迅》的拍摄者毛松友》《霜叶红于二月花——访〈中国山水文化〉作者郑国铨》《淮海战役》首席导演蔡继渭》《和白居易说话的人——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廷芳》等,这些先贤当中,除了叶廷芳,都是我的前辈;除了吕公良将军,其他诸位我都采访过,有的还采访过不止一次。

至于书法家徐润芝致阿章的33封信,是徐润芝先生去世不久后,阿章送给我的。我写过《徐润芝小记》,阿章希望我研

究这些信件,并写点什么,甚至编书。但因我对徐润芝缺乏了解,也没有正式采访过她,就将事情搁下来了。我允诺阿章“保存好这些信,不流失”,但我有权将它送给合适的单位,如衢州市档案馆,或者徐润芝先生的母校衢州一中。我觉得送给衢州一中更合适。

2020年秋,海宁市斜桥镇政府、桐乡市高桥镇骑力村分别接收了我的赠书与书画。

我手头其他五百多封毛松友、顾行、徐肖冰、章克标、殷白、杨可扬、陈山、汪静之、张抗抗、艾以、刘衍文、程应亮等知名人士写给我的私信,也已分别赠给了江山市、海宁市、遂昌县、龙游县、桐乡市、衢江区的档案馆,并将一大箱本人1959年至2018年间的新闻、文艺作品剪贴本,赠给了衢州档案馆。手头一些研究资料,如1942年4月18日B-25坠机事件、弘一法师与衢州、徐霞客与衢州、刘鹗与《老残游记》等书籍与原始资料,送给刚成立不久的衢州市文史研究所。

我年逾八旬,来日无多,生前对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书籍、资料按自己的想法送走,亦乃人生一乐。

■张婉婧

一小时

整理旧相册的时候,父亲从木柜里翻出一个棕色的盒子,由于紧贴着柜面,盒子的表面留有几道深浅不一的压痕,还贴了一张标签,泛黄,毛糙,隐约辨认出上边褪色的字迹,是我的小名。

上次打开是什么时候呢?父亲没有印象了,他把盒子里的光盘放进电脑主机,听着硬盘发出的吡吡声,试图从画面中捕捉回忆。一个长发的女人牵着一个小女孩出现在画面中,父亲恍然大悟,立刻招呼我和母亲来看视频。女孩扎着双马尾,身着一件牛仔蓝连衣裤,朝着前方跑去,日正当午,阳光洒在她随风摇曳的马尾上。

她转过头,朝着镜头露齿一笑,吐出舌头。月牙似的双眼闪烁着灵动的光。

看着屏幕中女孩的笑容,我不禁莞尔,心中淌着一道浅浅的暖流。仔细描摹女孩的脸,往事被熟悉的眉眼唤醒,丝丝缕缕浮现在眼前。

“妈妈,看鸽子!”女孩迈上台阶,指着近处草坪上的鸽群。孩子们在她身边跑过,嬉笑声此起彼伏。母亲撑着伞出现在女孩身后,把伞向她那边倾斜,握住她的手。镜头追随着女孩的脚步,摇晃起来,只见她拿着一包饲料,小心翼翼地向前方的鸽子投出一把,鸽子扑楞着翅膀,争先恐后来抢谷子吃,女孩见状连忙向后退去,见鸽子只顾低头啄食谷子,又大胆撒了几把。那声稚嫩的童音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回荡,虽然儿时照片见过不少,童年的声音却是十几年后第一次听见,尚未变声,带着儿童特有的软糯,甚是可爱。

下一秒,画面切换到另一个场景。东方明珠塔、城隍庙、外滩。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,一切景物都令我感到新奇。站在东方明珠塔最高层向下眺望,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,黄浦江穿过好闻,承载形态各异的船只缓缓流淌。虽然没有录制夜景,但我闭上眼睛,能看见灯光璀璨

的游轮在夏夜里航行,水面波光粼粼,倒映出万家灯火,连同夜晚微凉的风,还有扎着双马尾的女孩。

上海之旅过后,游乐园、公园、街巷……一帧帧画面如同老式纪录片,不断串连记忆碎片。大多是夏天旅游时的片段,轻快又明亮,仿佛能闻到空气中茉莉花的清香。女孩在不同地方留下足迹,或大笑,或蹙眉,或对着镜头做一鬼脸。她那真切切、无忧无虑的孩童模样持续不断地从我眼前闪过,我的心跟着跳跃起来,在胸腔里鼓动着。

这是父亲给六七岁的我录制的影像,录像不算长,约一小时,进度条到了末尾,画面定格,看录像的三人都意犹未尽,便将进度条拖回第一秒从头看起。人总是容易被童年吸引,走了好长好长一段隧道,站在出口,回头看见光从起点涌进来。除了母亲,父亲也出现在录像中,那时,岁月还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太多痕迹,还不让他的发丝沾染风霜。父亲是极细心的一个人,他给家中所有的相册都贴上了标签,按照不同的家庭成员、不同的年龄段分类,摆放整齐。翻开相册,就像开启一座尘封的图书馆,沉淀的昔日岁月被翻阅照片的指尖搅动着。不曾想,除了照片,还有如此珍贵的影像保存下来。

不知不觉,进度条又到了尽头,我想,将所爱之人的一颦一笑都拍摄下来,制作成影像,当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礼物。十年、二十年乃至人的一生皆可浓缩成一小时,待我们垂垂老矣,便躺在摇椅上观看影像,细数记忆深处的故事,回望走过的大好河山,怀念那些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人。一秒钟,一分钟,一小时,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。

我再次划动鼠标,随意选取了一个片段。屏幕上,我和表妹站在舞台上,手拉手转圈,哈哈大笑。风扬起我们白色的裙摆,好似吹起整个夏天。

■王安林

寻找健康码

我们家又漏水了。上次漏水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,两次漏水的不同之处在于,第一次的水是往自己家中漏,而这次的水是往楼下其他住户家中漏。

当我接到楼下住户的电话时表现出了不知所措的惊异——水这东西你永远是不可以调侃的,就像空气,我们应该怀有敬畏之心。

我给师傅打电话。师傅在电话那边显得无精打彩。他说:“马上就要过年了。”他又说:“那边的活还要许多日子。”他又说:“你要不急,那等明年吧。”我连忙说:“水一直在漏一直在漏。”好像那是一只自来水龙头,是他忘记了没有关,“你得马上过来。”电话那边的他答应了。他似乎就在等着这句话。

仍是上次给我修过水管的师傅。他骑着一辆又旧又脏的电动车,车上装着各种各样必需的工具,一路上几乎没怎么耽搁就过来了,但在小区门口却碰上了麻烦。当时天气有点冷,他戴一顶普通有檐的便帽,但帽子下面会连着一圈灰色的布,布上掏了两个窟窿,只露出两只眼睛。此刻,他露出来的眼睛有点失望。一个与他差不多年纪的保安挡住了他的前面。师傅手上拿着他的手机,但他的眼睛却没有在看。他的眼睛在寻找我。我跑过去对保安说,这是我叫的师傅。我的口气表现得很焦急。我说:“我家的卫生间漏了,我可以等,但下面的住户等不了。”保安对我表示出足够的尊敬。他指着师傅拿在手上的手机说:“他没有健康码。”现在,只要是中国人,没有人不知道健康码的重

要性。我拿过师傅的手机。那手机有点破旧,屏幕上面有一个奇怪的图案。我将那图案退出去重新进入,但屏幕上出现的还是那个奇怪的图案。这时保安也凑过来:“我说他没有健康码。”他应该是为证明自己,“但他就是说自己有。”“我明明是有,出门时就有,昨天我去另外一个小区也有,但偏偏就在这儿没有了。”师傅的口气是确定的,就像他出门时放进去的瓦刀。他甚至摸了摸工具袋证明那瓦刀从来不会莫名其妙地失踪。他的眼睛躲在那块灰布后面,但语气固执。我拿着师傅的手机在鼓捣。我希望健康码能够尽快出现。我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部毫无人性的手机,这些智能电器有时候就是一个固执的傻子,你对它毫无办法。当然,人有时候也一样,比如那个保安——但如果是另外一个场合,一个与我无关的场合,我会称赞他是个称职的好保安。

我知道我们三个人都很着急,而且我知道三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,三个人都将希望寄托在那只毫不领情的手机上。突然,我感觉有人在拉我的袖子。我发现是那个保安。他在对我使眼色。我心领神会,赶紧拉上了师傅。当我们乘上电梯时,师傅还在抱怨:“我明明是有,我明明是有!”他一脸的不服与无辜。我不知道自己可以说什么,是不是应该感谢那个保安?我我终于发现人与机器确实是不一样的。这么想的我竟然从内心生出一份羞愧。我只是对师傅说,回去赶紧将手机拿店里看看,健康码得赶紧找回来。

■王丰

春笋鲜

这个时候,腌猪肉炖春笋,是家家户户都能吃到的美味。

春笋,在这里专指毛竹笋。春笋自古被视为“菜中珍品”。

李渔说过,凡食中无论荤素,皆用竹调味,菜中之笋与药中之甘草,同是必要之物,有此则诸味皆鲜。

家乡的笋有好几种:雷笋、竹丝笋、水竹笋,我说,这些笋是小家碧玉,而毛竹笋应是大家闺秀。它们都长在荒山野岭,与林为伍,也自成林。

南宋林洪《山家清供》“傍林鲜”曰:“夏初,林笋盛时,扫叶就竹边煨熟,其味甚鲜,名曰‘傍林鲜’。可与守临川,正与家人煨笋午饭,忽得东坡书。诗云:‘想见清贫太守,酒川千亩在胃中。’不觉顿饭满案。想作此供也。大凡笋贵甘鲜,不当与肉为友。今俗庖多杂以肉,不才有小人,便坏君子。”

古人煨笋,是不加肉的。

明代高濂,去钱塘西溪吃笋后说:“西溪竹林最多,笋产极盛。但笋味之美,少得其事。每于春中,笋抽正肥,就彼竹下,扫叶煨笋,至熟,刀截剥食,竹林清味,鲜美莫比。人世俗肠,岂容知此真味。”林洪和高濂吃笋都是不带锅的,就彼竹林,扫来落叶——这落叶应该是竹叶,燃起,把笋投入火中,煨熟,用刀剥了笋壳,开吃,鲜美莫比。也不知道他们弄不弄点酒喝喝的,可能是不备酒的,不然,竹林清味就被冲掉了。

家乡吃毛竹笋,大多是熟的,用腌猪肉炖。

片,片要薄;切腊肉,肉要匀称,一起放汤瓶里炖。其间,可加姜片,辣椒干,浇点黄酒也行。最好拿木炭煨,炭火哔啵,香气四溢。扒一口饭,就一块笋,笋要一块一块挟,戏要一板一眼唱,才有味。

腌菜炒笋,是家乡顶尖下饭菜。

毛竹笋生切为丁,用腌菜,最好是芥菜腌菜,锅烧热,下化油,别忘了放点辣椒酱同炒,就苞芦饭,能一口气吃六七七个。

“二十四孝”中有一“孟宗泣笋”与笋关联:“孟宗少孤,母老病笃,多月思养煮羹食。宗无计可得,乃往竹林中,抱竹而泣。孝感天地,须臾地裂,出笋数茎。归持作羹奉母,食毕痊愈。”

由此可见,竹笋也是味好药。

孟宗,三国时吴国人。他母亲生病,想吃笋,时在隆冬,大雪纷飞,孟宗荷锄上山寻找,厚雪覆竹林,找不出一根笋来。无奈抱竹而泣,终见笋出。孟宗“哭竹生笋”这份孝心,现代人也应该学习学习,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。

煨笋从来没吃过,是否在某日,天气晴好,邀上三五好友,去竹林里,扫落竹叶,煨一次?怕只怕林业部门不准许,森林防火是件大事。

每年清明前后,家在高山上的外公,都要拿笋来我家。一根木棍,两头各吊一根毛竹笋,晃荡荡荡,走二十几里山路,为外公办鲜。

外公早已不在人世,鲜笋还总在我胃里。



■华明玥

自律与律他

在电视相亲节目上,一位年人上百万的金领或CEO,如何能让24位女嘉宾在15分钟内把灯灭完?有个屡试不爽的手法是:只要他表现出强烈的自律,并吁请“另一半向我看齐”即可。你会听到这样的振振有词:“我每天健身两小时,女朋友的A4腰上最好也有6块腹肌。”“我不喜欢熬夜,生活规律,希望女朋友不要去夜店;我会用厨房秤称一下食材的分量,希望女朋友也不要点外卖和奶茶。”“我每周给爸妈打电话汇报下这周的见闻,希望女朋友也能每周给双方父母打电话。”说到最后一点时,男生一再强调电话那头是“双方父母”,女嘉宾们无论高矮胖瘦都露出了“谁敢招惹你这朵奇葩”的表情。当然,自律男生听到接连不断的灭灯声也满脸懵圈:自律还有过错?米开明罗曾经说过:充满力与美的塑像,无非是通过日夜努力,将石头的冗余部分去掉。我能成为每一根线条都在发光的大卫,你怎么可以毫无上进心,不经过刻苦锻炼,成为米开明罗《昼夜》中的女性雕像?

■储劲松

而在女生眼中,这种成为光耀雕像的生活,并不见得是她设想的幸福场景。朋友阿朱,母亲在三甲医院做了30年护士长,秉承的人生观就是“早睡早起才能有你好前程”,于是从阿朱懂事起,朱家每晚22点45分,准时吹响熄灯号,而6点45分,全家人必须换好衣服,正襟危坐吃“母爱牌”早餐。6点20分,沉睡中的阿朱一定会梦见螺旋桨直升飞机在战场上救人的轰鸣声——没错,那是母亲准时开启了家中的搅拌机在打磨黄豆,为什么不换个声音小点的豆浆机?阿朱上了大学,用奖学金买的九阳豆浆机仍在落灰,母亲坚持用她的“螺旋桨”,理由是这种原始方法过滤出的豆浆,舀入大锅里煮,才能结出一层豆腐皮。母亲小心翼翼从豆浆锅里挑出一张豆腐皮来,搭在晾衣架上吹干。阿朱去上大学后,母亲攒够100张豆腐皮,就给阿朱寄去。阿朱转头就送给家本住地的室友了。母亲不知道,在独立生活开始的那一刹那,阿朱就打算定主意此生不回母亲所在的城市定居,也不吃

任何凉拌腐竹和素烧鹅。她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,4年后离婚,成为可以一手抱娃一手拎12瓶矿泉水上楼的励志妈妈。她一点也不后悔在那青涩的年少岁尝试婚姻,因为在她年轻时,要逃离母亲的黄豆搅拌机所象征的令出必行的生活,是头等大事。

如今阿朱也会带娃去娘家小住。母亲老了,诉说颈椎、手臂与腰腿疼痛,可以滔滔不绝说上一个半小时,然而她的强势意志依旧,每天早上6点20分,螺旋桨的声音依旧响起。阿朱无可奈何地笑了,她拍拍从睡梦中惊醒啼哭的女儿,忽然想起小说《围城》的最后一段台词,她觉得把台词稍微篡改一下,“这个落伍的搅拌机里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与感伤,深于一切语言,一切啼笑”,就是她当下的心情写照。

自律的人,控制心头冒出来的军训教官本意,这种宽仁,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养之一。目前,阿朱正在交往的男友是一名律师,他肯定是那种充分自律的人,开车出去,一定会在

GPS上绕开所有的堵车点和单行线,连续三年没有交规扣分。但阿朱开车出去,他坐在副驾驶座上,从不命令阿朱一定要照着GPS来开,要背下停车位的号码以备出来时找不到,上高速时,要时刻抬头看路标指示牌。阿朱拿到驾照8年,他便信任他的能力。

阿朱驾车时干过的最不靠谱的一件事,是从老家南通开车回南京时,因为自信于“这条路我太熟”,竟错过高速出口,一直开到了安徽地界。不过,这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,他们多看了50分钟晚霞,还看到在橘园里摘蜜橘的孩子们,对着高速公路使劲儿挥舞他们的小红巾。男友说:“他们肯定在打赌哪一辆车会朝他们按喇叭,你就逮了他们的心吧。”阿朱憋响了喇叭,两人都大笑。阿朱便彻底从“做错了事”的惶惑中摆脱出来,她终于意识到,一辈子有这么几回信马由缰的快活时光,有多么必要。

桃花雪

论画》中说的一个典故:北宋太尉党进请人画一张小照,令画师为其画一双金眼睛,画师以为不伦不类。太尉于是发怒道:堂堂大臣,怎消不得一双金眼睛耶?

松年本意是讥嘲富人附庸风雅。富人怕人家笑话自己没文化,古今如此。但党进虽不识字,却非凡庸之辈,他是北宋有名的骁将,曾大败杨业于晋阳,《宋史》本传说他淳谨朴直,深得宋太祖赏识,又生性诙谐,喜欢开玩笑。他开的最著名的玩笑,就是请示皇帝,要将城南土地公公的塑像搬来充当自家的父亲,摆在太原庙里当功臣像。这是他恃宠撒娇,并不真搬,一如他要求画师给自己画一双金眼睛,应当只是幽默一回,都当不得真。

同一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:党进命画工写真,写成大怒,责备画工曰:前日见你画大虫,尚且用金箔贴眼,偏我消不得一双金眼睛乎?

金眼睛的人我没有见过,乡间道士

超度亡魂画的十殿阎罗,其中百千万妖魔鬼怪的眼睛倒有金的,邪光灼灼,看着让人倒吸一口冷气。桃花眼的人我见过,有男有女,水汪汪情盈盈的,朦朦胧胧似在醉乡中,笑起来像两枚下弯的月牙,好看得很。据说生就这样一双眼睛的人常走桃花运,也多薄命。在我们岳西乡间,过去常有算命先生走村串户给人卜卦算命,假若算出哪个人某阶段要走桃花运,那户人家必大紧张,因为桃花运属于霉运、歹运,行这运的人家往往鸡飞狗跳乃至家庭破碎,是要设法求高人破解的。

三月有杨柳岸,三月也有桃花雪。桃花是雪,雪也是桃花,桃花衬雪白,雪映桃花红,热烈与冷艳相中和,就像史湘云和林黛玉同时出场,很入眼也很入画。桃花雪在江淮地区并不稀奇,几乎年年有。记忆里,年初都快五月份了,突然下了一场大雪,初夏的山东顿成雪国,我穿着夏衣在山上采蕨,冻得像在筛豆子。虽然倒春寒瞬间将人从阳春打入冷

宫,茶山上的新茶也有可能被冻焦,但我每年春盛时,还是有些期待桃花雪。春天以及百花总是短促,如人的好年华,雪可以让它们稍稍冷冻,多停留几日。无陇陇似在醉乡中,笑起来像两枚下弯的月牙,好看得很。

前几天风和日丽,游园中桃花盛放如庆云缭绕,每次从花下过,总会想起山谷的诗: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”这句诗我从深爱前半句,因其风流潇洒,而今尤喜后半句,因其玄默沧沓。风流如彩云易散,匆匆人已中年,看花的心与看名看利看色看世间诸般相的心一样,到底是淡了许多,不似少年时急切欢喜。以为天桃桃李的繁华热闹,实不如淡柳疏烟的清寂长久。更无走桃花运的心思,能在花径上拾得几个有绮思的好句写进自己的文章,就是意外的好福气了。

至于也曾喜欢的“江湖归白发,诗酒醉红颜”之句,现在想来,非常人之份也非常人之福,不提也罢。不如看桃花雪,桃花雪比红颜还好看。